松峰說疫

序

憶余自㓜時耳目之所覩記鮮見醫而儒者也乃轉而思焉其淩替當不至是使得克自振拔者出而一起其衰應必有可觀者焉故余極欲留心醫學每爲塾師所廹俾專工舉子業而未遑及之第其所授之文寓目即昏昏睡去揔不記憶間嘗取唐宋八

家以及諸名公眞稿讀之一見輒能成誦第期負過高自維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以此所爲文詞往往不能趨時後松峯山人爲人言余所爲帖括迺傳世之作似非利試之器當變格以相從庶幾其有合乎或有告予者予聞其言而是之乃改絃易轍始克輦慱一第第以揣摹入彀終覺違

心隨仍浸淫於右日取諸子百家縱觀之又念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解岐黃術終屬憾事遂將靈樞素難以及歷代各家醫書羅列案頭日月展玩第醫理元杳又係中年學步卒未能深造其室唯論其文章好醜除經論外惟李士林汪訒菴等筆墨稍覺可觀餘者字句尙多有未能通順者遑

論其他乎。乙巳夏山人出所着說疫一書。屬余弁言。余非知醫者。固不敢強作解事。苐觀其全部。文章理法俱從左國史漢淂來。神而明之。又自成一子。真乃才人之筆。而詎可僅以醫書目之乎。能文之士。取而讀之。始信吾言之不謬也。是醫也而進於儒矣。是為序。

時

乾隆五十一年乙巳榴月眷姻

圃玉樹孝書

松峯說疫目錄

卷之一
述古
卷之二
論治
卷之三
雜疫
卷之四
辨疑

卷之五
諸方
卷之六
運氣

松峯說疫卷之一

諸城劉　奎松峯著輯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表姪李逢虔謹菴鉌較

述古

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天牝鼻也老子謂元牝之門毒氣從鼻來可嚏之從鼻而出）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欲將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

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疫室、

陽明脉解篇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

棄衣而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此言胃病皆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故三者之所出此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谷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强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遺者病已愈而邪氣未盡衰

若有所遺而在也禁者禁於未遺之先也肉性熱而難化尤當禁也

評熱病論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谷谷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盛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精氣不能使之食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病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脉躁疾不

爲汗衰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身熱不能食一也脈躁盛者二也狂言者三也）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喘甚者死

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有是症）身熱熱爭（邪與正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俠胃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見此症肝之病發爲驚駭故病則驚

胃不和則臥不安木乘土故不得安臥庚辛甚金尅木也甲乙大汗木經氣旺之日氣逆則庚辛死以其氣逆甚也上三句總言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得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後四段放此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肝經脈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員員者靡定也

松峯曰此專引經義刺法不贅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邪入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脈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夾咽小腸之脈直行者循咽下膈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頭上頰至目外眥故兼見諸症心在火爲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壬癸甚尅丙丁大汗氣旺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

太陽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胃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脈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胃脈支別者起胃下口復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入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甲乙甚戊巳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肺主皮毛熱中之則

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居鬲上氣主胷膺在變動為欬背為胷中之府故喘欬痛走胷膺不得太息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豆立已

腎熱病者先腰痛膀胱脉從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腰為腎之府故痛骯脊架骯尻骨痠苦渴數飲骯音行痠音酸酸痛也腎脉自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出膕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骯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膀胱脉從腨出別下項腎脉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迫

（以上踹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只循喉嚨俠舌本故見諸症）其逆則項痛貟貟澹澹然戊巳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巳死刺足少陰太陽（貟貟靡定也澹澹無意味也）

又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以面之部位應五臟）

又曰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熱退身凉也）而止也（乃可以止針）

余曾見一小兒患瘟熱邪深重乘衣而走晝夜靡寧

手足不閒翻動器皿掏撥什物尋得涼水上物且浴且飲一日後隨熱退身涼而愈松峯記

刺法自有專門以此數段中義蘊有關於瘟疫故採錄之非講刺法也

熱病篇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太陽六經之長總攝諸陽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盛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一日巨陽受

之○巨陽太陽也。故頭項痛腰脊强○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胆○其脉循脅絡於耳○故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循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

而已。

松峯曰。此內經傷寒傳經之正例也。瘟疫雖與傷寒不同。但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半表半裡。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顯某經之症。專門瘟疫者。又不可不知也。汗下又不可泥定三日

經曰。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

松峯曰。冬暖來年入夏必病。當時病者却少。

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松峯曰雲笈七籤中引作冬傷於汗甚妙葢言冬時過暖以致汗出則來年必病溫余細體驗之良然冬月嚴寒來春并無瘟疫以其應寒而寒得時令之正故耳且人傷於寒豈能稽留在身俟逾年而後病耶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松峯曰藏精者百病不生豈第不病溫而已哉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溫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松峯曰出字謂邪不入裡將解散也

張仲景溫病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爲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音旱鼻息如雷語言難出。自發汗已至此言大發其汗之害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微氣不固故失溲此四句言誤下之害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瘛瘲。癇音閑俗云羊羔風其聲如羊瘛瘲音熾縱抽拉發搐此四句言用火過汗劫取之害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表熱無寒。故不宜汗。裡熱無實。故不宜下。表裡俱熱。尤不宜火。若誤汗下火劫則逆。一逆尚可延引時。其再逆第二次則陰立亾而死

經曰。春應暖而復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

熱。冬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劉南瑛曰。四時氣候不正爲病。謂之時症。與傷寒溫暑寒疫等症不同。唯秋從未見有病者。

素問四時不節。則生大疫。

傷寒論曰。陽脉洪數。陰脉實大。遇溫熱變爲溫毒。陽主表陰主裡洪數實大皆熱也兩熱相合上爲溫毒

又曰溫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瘟病由不正之氣散行諸經難別何經所受必審其病之屬於何經而後可以施治

熱病須得脉浮洪○細小徒自費神功○陽病當得陽脉細小陰脉也屬死症不治

汗後脉靜當便瘥○喘熱脉亂命應終○汗後邪退即生邪盛即死

松峯曰熱病而脉細小○雖云不治○然有脉厥者不在此例○

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班○狂言妄語見神鬼○下痢頻多喉不安○汗出遍身應大瘥○魚口開張命欲斷○有藥不辜負也○但與服○能過七日始能安○陽症宜汗雖加失汗則邪傳入臟故有健亂等危症病傳在裏不當汗又加之遍身即汗口如魚口開張者死能過七日乃過經陽熱退方有可救之理

松峯曰七日能安之說不過言方有可救之理非云愈也總不可泥

熱病未汗脉須浮洪旣汗脉當安靜倘有散漫之脉或不汗而愈不汗而愈謂之乾瘥其平復未可全許也

瘟疫衆人一般病者是又謂之天行時疫治法有三宜補宜散宜降熱甚者宜服童便

松峯曰補者如四損不可正治及老幼與本來虛弱者是也四損解見諸論中散者清凉解散是也瘟症不宜温散降者從大小便驅逐其邪是也

瘟家之脉散難名。隨其脉狀分諸經。若浮而大按無力。補中帶表隨時寧。

松峯曰浮大無力。本虛怯脉。何以知其爲瘟疫乎。必應以瘟脉（洪數而浮）瘟症參之。方爲無弊。脉狀狀字指病症與色與聲而言。

疫症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以元氣本虛。邪不易解。若治挾虛者。而不知托散。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斷無有不死者。

松峯曰虛實二字。三種疫病皆有之。即瘟中亦有虛

實。但熱多而無寒耳。

瘟疫之來無方。然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天時之乖違。尸氣之纏染。毒氣之變蒸。皆能成病。症既不同。治難畫一。瘟疫多火熱之氣。蘊蓄於房戶。則一家俱病。蘊蓄於村落。則一鄉俱病。蘊蓄於市廛。則一城俱病。蘊蓄於道路。則千里皆病。故症雖多。但去其火熱之氣。而少加祛邪逐穢之品。未有不可奏效者也。

凡治瘟疫宜清利者。非祇一端。蓋火實者宜清。氣實者宜行。食滯者宜消。痰甚者宜化。皆所謂清利也。凡此數者

滯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然宜用於實邪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爲清解、

凡瘟疫宜下者。必陽明邪實於腑、而秘結腹痛、或元氣素強胃氣素實者。方可下、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腹無脹滿、及大便無壅滯不通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坦然軟而無礙。此陽明胃腑本無實邪。切不可妄下以泄中氣、蓋諸誤之害下爲尤甚。不可忽也、

周翰光曰。與急症急攻、并注意逐邪等論、當合看、務要因時制宜。變通不拘也。

雖古法云瘟病在三陽者多三陰者少然亦不可拘泥
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烟薰目如金
色口燥熱結以砭鍼刺曲池出惡血仍以通聖散兼散
兼下得汗如黃水糞如黑膏即愈此即北方之所謂打
寒也其法用手捋兩臁使血聚於出以帛縛定乃用筯
夾磁鋒擊刺肋中曲澤旁之大絡使邪毒心惡血而出
亦最捷之法窮人用之極莢然非曲池穴也
松峯曰瘟症傳裡者熱毒深重其症譫語發狂循衣
摸床撮空理線目赤如火如醉如癡或登高而歌棄

衣而走齊俗謂之猴兒病用小棗蘸燒酒遍身中結
水洗其色紫赤其高起者狀如棗栗遂用針出惡血
水不取效此亦一刺法也
瘟疫大症不宜發汗經曰不惡寒而反渴者溫病也明
其熱自內達外也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證不
同治亦稍異若入臟者則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症為
則毋喘以脉為據也
松峯曰人臟不知人亦不必即死不過較在經者難
施治耳此兼三疫而言

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漑

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

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為災斯名疫耳

松峯　疫如徭役之役沿門闔戶皆病之謂齊俗謂

小兒生瘄為當差亦即徭役之義

天地以生物為心寒熱温凉四氣遞遷萬古不易人生其間觸之而病者皆因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過若以寒暑為殺厲之氣觸之即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物之心哉至於非其時而

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者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強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唯兵荒饑饉之年有之。

瘟病之治。宜從涼散固也。然必表裡俱有熱症方可用。若表邪未解。雖外熱如火。而內無熱症可據者。不得概用涼藥。

松峯曰誤投熱藥猶或可解若誤投涼藥殺人等於操刃。語曰薑桂投之不瘥芩連用之必當其不日芩

遽投之不痊舊桂用之必當者明乎傷寒妄投可以則不可救矣瘟疫雖屬邪熱其有不宜用涼藥未時投劑仍當審慎

冬有非時之暖或君相客熱之令而病熱者名曰冬溫與冬月正傷寒大異法宜涼解此合時從症也若夏有寒者其宜溫亦然

松峯曰冬溫之說吳又可嘗非之然謂冬時絕無溫熱則又不然故宜舍時從症

寒疫乃天時之暴寒較冬時之嚴寒又有輕重之異時氣

目是天行疫厲之氣又非上甚也瘟病多山澤蒸氣

松峯曰冬時亦有熱日上子秉錫於深冬時忽患四肢走注疼痛余以治周痺之法治之不應遂自用貝花草節羌防荊芥薄荷桑枝黄芩梔子生地涼散敗毒之品加減出入服三四十帖始愈後聞其時患此症者甚多始知此亦疫症也

時氣者乃天行暴厲之氣不因寒而得治法當辟散疫氣扶正氣爲主若多日不解邪熱傳變雜症宜從傷寒變症條內採擇用之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當養其真而為來春發生之本此時若恣欲戕賊至春陽氣輕浮必有瘟疫此兩个月為一年之虛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為一月之虛風霾雷電大寒熱日月蝕愁怒驚恐醉飽勞倦為一日之虛當此時可不養天和遠房室哉

温熱病因外感內傷觸動鬱火自內而發之於外初則表裡俱以宜用涼散之劑兩除　裡之熱久則表熱微而裡熱甚又宜承氣苦寒之劑　瀉之則熱退身涼而病

目巳、倘認作即病傷寒之症用麻黃辛溫之劑以發表則內熱愈甚而斑黃狂亂之症起矣或未用辛涼之劑以解表便用承氣苦寒之劑以攻里則表熱未去而結胸虛痞之症見矣

松峯曰瘟疫不可認作即病之傷寒便用麻黃固巳余曾經瘟症盛行之時衆人所病畧同大概宜用涼散攻下之劑中有一人得病詢其症不過身熱身痛頭痛拘急等症診其脈却遲而緊竟與冬月正傷寒無異因投麻黃發表之劑乃得汗解始悟治病最宜變通不可拘執瘟疫固爾雜病亦然

凡傷寒瘟疫其不可治及難治者必屬下承虛症松峯按間亦可

之亦不必然　如家中傳染者緣家有病人且久憂患飲食少進則氣餒感其病氣從口鼻入故宜情暢明舒鬱結兼理勞傷為要松峯按此句不可忽兼字宜重讀

松峯云余家曾有患瘟症者十餘人互相傳染余日與病人伍飲食少進且久憂患所不待言而竟免傳染偶一日一入疫家即時而病求其故不得因憶伊時舉家患病余忙亂終日夜來獨居一室閉門焚降真香一塊想以此得力耶

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來無方也

傷寒瘟疫三陽症中往往多帶陽明者，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為表裡，同開竅於鼻；足陽明經屬胃，與脾為表裡，同開竅於口。凡邪氣之入必從口鼻，故兼陽明症者獨多。邪在三陽，法宜速逐，遲則胃爛發斑，或傳入裡，則屬三陰。邪熱熾者，令陰水枯竭，於法不治，此治之後時之過也。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故生疫。

瘟疫之來，多因人事之相召，而天時之氣運適相感也。故氣機相侵，而地氣又復相應，合天地人之毒氣而瘟疫

成焉、

治溫熱疫癘、不可用辛熱藥、宜清涼辛甘苦寒、

仲景書、王叔和得散亡之餘、詮次間有舛雜、成氏因註釋、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禍至今、溫暑別自有方今失無徵、宋龍門所以嘆傷寒無全書也、

夫病瘟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

時疫感之、必先入胃、故多用陽明胃藥

濕熱時毒、感於口鼻、傳入陽明、邪正交爭、陰勝則憎寒、陽

勝則壯熱、流於百節、則一身盡痛、上行頭面、則爲腫大、名大頭瘟、

暑濕熱三氣門中、推人參敗毒散方爲第一、三氣合邪、豈易當哉、其氣互傳、則爲疫矣、方中所用、皆辛平、更有人參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劑、使疫邪不復留、詎不快哉、奈何俗醫減去人參、曾與他方有別耶、

疫癘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有鬼行役役不住也、

凡治瘟疫、須先觀病人兩目、次看口舌、以後以兩手按其

心胸至小腹有無痛處再問其大小便通否渴與不渴服過何藥或久或新並察其脉之端的脉症相同方可以言吉兇處用藥無差此數者最爲緊要醫家之心法

治暑月温病熱病疫癘病不可用辛温熱藥宜辛凉清甘苦寒升麻柴胡葛根薄荷石膏芩連梔梅甘草芍藥之類

癘疫痘疹發斑熱毒等症但卧陰土濕地則解凉拔毒能減其半土之妙用如此智者類而推之

疫病當分天時寒暑燥濕因時制宜如久旱而熱疫忌用

燥劑久雨而寒疫癘士受濕忌用潤藥

疫邪自外而入唯虛人感之必深如用祛邪藥汗下必先

顧元氣則溫散溫補反治從治諸法何可不知

每見治溫熱病誤攻其裡尚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

此足明其熱自內達外矣

衛趨亭曰此足見瘟病斷無發散之理至云攻裡尚

無大害當亟看大字

天地疫癘之氣俗人謂之横病多不解治皆曰日滿則差

致夭枉者多矣凡覺病即治折其毒氣自差切莫令王

病氣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斃

世人誤認瘟疫為傷寒云傷寒是雅士之詞天行瘟疫是田舍間俗語誤亦甚矣

疫氣邪正混合倘邪勝正衰則危藥之苦寒者傷胃溫補者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最為合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人身正氣固則邪不能干故避之在節欲節勞仍毋忍飢以受其氣至於却邪之法如經所云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是也盖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瘟邪之氣自空虛而

來亦欲其由空虛而去即下句氣出於腦之謂也益邪氣自鼻通於腦則流布諸經令人病瘟氣出於腦謂嚏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室速泄於外而大吸清氣以易之則邪從鼻出而毒氣自散此却邪於外之法也又想心如日等法見前益胆屬少陽中正之官其氣壯則臟氣賴以俱壯而邪不能入此強中禦邪之法也凡探病診疾知此諸法雖入穢地可保無虞男病邪氣出於口女病邪氣出於前陰其相對坐立之間必須知其向背行動從容察位而入方妙

湫音剿偏
人

治瘟疫須分上中下三焦蓋人之鼻氣通於天故中霧露之邪爲淸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强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口氣通於地故中水土之邪者爲飮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淸便下重（疑卽後重）臍築（向外掙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口鼻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阻而血凝其釀變卽現中焦俗稱瓜瓤瘟疙瘩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

誤時帳前根肉合疑與蝕同齒決爛也斷齒屋咽也

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臟氣熏蒸上焦拂鬱則口爛食齗矣若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臟腑則爲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聲嗢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此幸而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治法於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倘邪入則以逐邪爲要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衛

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方爲盡善

瘟邪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嗢咽塞口爛食斷者上焦之症亦復下血如豚肝下焦之症是上下焦症齊見矣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

藏盧溪曰二節當參看

夫寒中所以清火亦能解表葢陽亢陰衰則火盛水虧水涸於經安得作汗譬之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

則鬱蒸沛然而熱氣上騰矣汗自水生亦復如是用涼藥以救水水生而汗有不出者乎

補中亦能散表夫氣虛於內安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凡脉之微弱無力或兩寸短小者即其症也血虛於裡焉能化液非補其精汗能生乎凡脉之浮芤不實或兩尺無根者即其症也然補則補矣更當斟酌盡善用得其宜妄補住邪則大害矣

瘟疫來路兩條去路三條治法五條盡矣何爲來路兩條有在天者如春應暖而反寒云云此非其時而有其氣

人受之從經絡入則爲頭痛發熱咳嗽發頤大頭之類其在人有互相傳染者其邪則從口鼻入憎寒壯熱胸膈滿悶口吐黃涎之類所謂疫邪兩條者此也何如去路三條在天之疫從經絡而入者宜分寒熱用辛溫辛涼之藥以散邪如香蘇散普濟消毒飲之類俾其仍從經絡而出也在人之疫從口鼻而入者宜芳香之藥以解穢如神术正氣等散之類俾其仍從口鼻而出也至於經絡口鼻所受之邪傳入臟腑漸至潮熱譫語腹滿脹痛是毒氣歸內疏通腸胃始解其毒法當下之其大

便行者則清之下後而餘熱不盡者亦清之所謂去路三條者此也何爲治法五條曰發散曰解穢曰清中曰攻下曰酌補所謂治法五條者此也

松峯曰此段亦頗爲近理故錄之唯於補法中而致一酌字以瘟疫用補法必如吳又可所謂四損不可正治者方議補倘不應補而冒然用之補住其邪其害不可勝言矣

又曰余凡閱書遇有所見聞關於疫症者率皆採錄久而成帙然其出處當時亦或不載故除引經論外

皆不可則書名姓字以免暑痛之誚且只畱有俾醫學非欲博古也以上記㱕言以下㦲㱕實

桐鄉醫生趙渠偶赴病家請歸已暝又將雨中途見䇭屋有燈明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棲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水知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口旣而大噦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底家十餘日後經䇭屋則一孤塚也

眈者丹過痢也令人陷而垂柳酉孫在桂陽、撲肯規同䖏

松峯曰足見燒酒大蒜於疫癘盛行所不可闕

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灾流行人多死於疫癘唯服大黃得生因遍以示人時果疫因服大黃得生者甚衆

松峯曰大黃瘟疫症尚在表總不宜服唯入裡宜服

蘇耽最孝謂母曰後三年郴人大疫宜穿井植橘病人食橘葉水一盞自愈

黃德環家席箇用箬笠蓋其瓮揭見一蟾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擲放河中後此人患熱病垂危因徙於河邊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其人

頓覺凉爽及曉視胸腹間悉塗淤泥其蟹在身上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瘥

槭廬谿齊熱病者胸腹煩熱用井底泥塗之亦此意也又足見放生之報

范文正公所居之宅浚井必先納青朮數斤於中以避瘟

張鳳逵司空著傷暑全書力辨仲景傷寒論中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瘟病至夏變爲暑病與內經溫根於寒之說以爲此屬上古之論與今風氣不合太古時洪水懷山草木閉塞天地蒙昧陰霾拂鬱陽明未舒以故寒

氣盛行元和令少卽當盛夏亦無燥金之患後世文明漸開五行分布水火之氣各司其權以此隨定暑爲火氣一以凉劑投之卓哉司空之見不唯醫理入微亦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趙逵好吹笛爲戲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嫗與逵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者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卽五瘟使者後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茶店囑老嫗云趙逵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不見後老嫗以語逵逵赴廟謝神聞空中云來年必魁天下

三年後當入相後果爲嶽府尚書

一說部載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病人塡廊廡公義晝夜處其間省問施治病者愈乃召其親戚諭遣之歸皆慚謝而去風俗隨變

松峰曰辛公之不染疫乃淸正仁愛存心得報世之作吏者不可不知也

昔時山東一家有五百餘口從無傷寒疫症因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收貯俟元旦五更

蜜調人各一匙黃酒和服飲時先從少始

呂復字元膺號滄洲呂東萊之後河東人治一人患三陽合病脉長弦以方步海受驚遂吐血升許兩脇痛煩渴譫語遂投小柴胡去參加生地半劑後候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而愈又治一人時症踰月既下而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疢四旬其毒循宗筋流入睾丸赤腫若瓠殤醫刺潰之兩脇膧痛如故呂診其尺中皆數滑乃以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硝黃煎湯送下下膿五碗明日再下餘膿而愈

松峯云余用小柴胡往往減參且瘟疫原不宜於參參之價又貴權作世間原無此藥何如。余見一人患瘟疫甫愈外腎忽腫若瓠想係瘟毒未盡循宗筋流入睪丸若急服清熱解毒之劑或可潛消且其人尚能動履亦被瘍醫刺潰數日而歿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吳人治時症不得汗發狂循河而走公就捽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厚被得汗而解

劉南瑛曰係實法

昔有一重囚於獄中患疫而沒獄卒報明病故時方薄暮出尸委棄溝壑適值天氣暴寒裸凍一夜而甦匍匐覓道返里隨免刑戮之難

孫鳳亭曰與水浸汗解其理畧同蓋瘟疫無非熱盛火盛悶絶遇寒而解此囚想必有陰德

劉從周韶州曲江人言痢疾以手足和煖爲熱厳冷爲寒又言盛夏發熱有進退者爲傷暑熱不止者爲傷寒瘟疫

松峯曰此論痢疾不確論暑與溫疫發熱至當不易

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避瘴癘又名鴣多
對啼其鳴云但南不北又云鉤輈格磔
松峯曰此鳥是處皆有亦隨其方言而命名各殊齊
魯間則聽其鳴云光棍奪鋤盍因其鳴於孟夏伊時
正鋤田也余至燕趙間此鳥鳴詢之土人則云打公
罵婆昔有一婦不孝翁姑墮死變此鳥自鳴其惡以
警衆也又有云燒香拜佛者余至南中則有云上山
看火者有云脫却破袴者並見蘇東坡禽言詩
昔耶律文正公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

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大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晉陵城東道大疫傳染病者人不敢過問有熊禮妻錢氏歸寧後聞翁姑疫欲趨視父母不許婦曰娶妻原爲奉事翁姑今病篤不歸與禽獸何異隨隻身就道既抵舍其翁姑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至矣吾等不速避彼譴不小自是翁姑皆愈闔門俱不傳染

松峯曰邪不侵正孝可格天眞祛疫之良方也

吳中秀才劉永淸病疫死復甦云死時見冥卒二人持帖

來攝因設飯啖之不異生人食畢便拘清行至一公署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侍從儼如元妙觀東岳廟中之儀有冥吏按簿唱名言此人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勘冥卒即押至一曹司見堂上二大僚偶坐檢視冥簿謂曰汝雖無大惡時有小口孽量罰瘡瘍三年右坐者曰太輕左曰念其祖薄分恕之叱二卒押放回家恍如夢覺清後果患瘡三年

宋紹白曰常見一好造口孽者後長對口而死又一人好作詩輕薄罵人亦長舌疔早夭報應不爽如此

黃生嘉玉吳縣人患疫復蘇云死後至一城繁華與世無異但黑暗無光忽聞官至儀從甚盛是顧文康公公與玉父有舊玉少時曾識其而便於輿旁呼之文康命㨿之行既達公署宮殿壯麗見文康與一大僚並坐堂上階前罪犯牀行哀啼大僚閱籍註罪諭云某某合與作牛犬等畜冥吏即取諸皮分覆其身悉化畜類玉私詢冥吏云係生前作孽之報大僚忽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勅獄卒牽玉文康云吾查渠筭雖盡但近行善事可放還陽令吏送出隨冷汗如雨而甦

蜀遭獻忠之亂後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又有馬眼睛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又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患者皆不救

松峯曰大頭瘟方書各有治法至於馬眼瘟似肝脾濕熱所致蓋肝開竅於目而黃色屬脾爲濕熱所鬱蒸也馬蹄瘟之青腫似肝腎流毒所致依此立方施治或不甚差再正高明

休寧趙朝奉泛海囘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上徑返趙某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無人乃攀援𬞟莽歴盤曲

上至山椒見一大寺入拜衆僧懇求收卹數月趙問僧曰比見衆師早飡至午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求一携往觀僧乃令入偏衫大袖中立即騰空移時聞雞犬人烟有一家道塲聚衆僧宣疏爲已故趙某脩齋禮懺乃其子爲父週忌追塲薦也趙動念欲傳信厥家知其尚在僧已默知因語趙曰我等皆羅漢因汝素積善故帶汝來隨出趙袖中置屋脊上僧忽不見趙家覩屋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舉家驚喜實出意外趙乃依海中寺形創建大廟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

松峯曰海風寒劲砭人肌骨熱病之害涼散也況與

積善湯同服宜其瘥矣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鱉為業買鱉生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和五味香及數家由凡獲利多年後忽染瘟疫初則縮頸橫手足伏於床上數日後伸手爬娑宛如鱉形後又爬於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嚙人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鱉態往來觀者皆知炮鱉之報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

三上云余今已爲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其間事吾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輙卽上竈竈神上告天曹故特降玆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忿然汚竈之罪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重感疫而沒

峯山諸生娳鼎歲飢施粥全活甚衆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絶恍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辠無恐余當救汝乃振動觴甲水勢入開鼎少

蘇　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　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挲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及歸聞眷屬悲號言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子亦垂危而皆瘳

骨　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室合藥施城中病者皆愈而富室舉家卒免於疫後有人見二疫鬼過富室之門而相謂曰此人陰德無量吉神擁護我輩何敢入哉

松峯曰陰德無量誠祛疫之良方世人所當著眼

江西　府泰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神人騎馬導從而來醫拜伏於地神至前叱云汝何人也對曰醫士神曰汝今治病用何藥對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藥治之神曰不然天一類三字無有錯誤用香蘇散好醫如其言試之皆效

神授香蘇散　香附去皮炒　紫蘇各四兩　陳皮　甘草各一兩生

共為末每用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熱服日三服戒葷腥酒肉神效

松峯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藥誠醫家之要訣不但治

瘟疫已也至於此方乃溫中達表解散風寒之劑瘟疫門從無用處但神授如此或更有義蘊耶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不去父母強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扶柩哀號弗輟十餘旬疫漸消歇家人乃返毗疾差袞終不染

松峯曰孝弟之人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

臨川人入山得猿子持歸猿母自後隨至家此人縛猿子於樹上猿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此人竟不能放將猿

子擊殺之者猿悲鳴自擲而死此人破老猿腹視之腸
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

直隸省南皮縣弓手張德平以健勇捕有獲然多誣平
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
穴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為異
類父曰我以枉殺平人故獲此報

宋緡雲未達時元旦出門遇惡鬼數輩問之曰我輩疫鬼
散疫人間雲曰吾家有平易曰無曰何也曰君家三世
隱惡揚善後當貴顯予輩何敢入言訖不見

太湖居人皆事屠宰、獨沈文寶舉家好善、且買物放生、遇瘟疫時行、有人見衆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餘俱插旗、未幾一村盡瘟死、獨沈闔家獲免、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　關帝甚虔、　帝論云、明曉有五人過江、莫渡之、我今書三字於汝子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時付之一覽、舟子如其言、將手中三字捻緊、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隨將手放開一照、五人忽不見、遺竹箱一、啟視盡徃江南行疫冊籍、舟子至吳下傳寫其手中三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識者知是符讖、凡粘三字

于門者、皆不染瘟疫、